

这是一场只在梦境里绽放的爱情，蓦然、相爱、寂静、欢喜



壁画 MURAL 王

陈嘉上
当木当泽



沈阳出版社

壁画

MURAL

陈嘉上
当木当泽
著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画壁 / 陈嘉上, 当木当泽著. —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1.8

ISBN 978-7-5441-4713-2

I. ①画… II. ①陈… ②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 167845 号

出版者: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: 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刷者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发行者: 沈阳出版社

幅面尺寸: 150mm × 215mm

印 张: 7

字 数: 110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沈晓辉 鲁莎莎 杨 静

装帧设计: 姚姚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赵丹彤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4713-2

定 价: 25.00 元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/ 001

第二章 / 011

第三章 / 022

第四章 / 032

第五章 / 038

第六章 / 045

第七章 / 051

第八章 / 058

第九章 / 063

第十章 / 070

第十一章 / 079

第十二章 / 087

第十三章 / 098

第十四章 / 105

第十五章 / 113





第十六章 / 121

第十七章 / 126

第十八章 / 134

第十九章 / 139

第二十章 / 144

第二十一章 / 151

第二十二章 / 156

第二十三章 / 162

第二十四章 / 168

第二十五章 / 173

第二十六章 / 179

第二十七章 / 185

第二十八章 / 192

第二十九章 / 199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

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眼神清冷唇角紧绷，端肃的神情让整张脸的线条变得凌厉。我努力尝试牵动嘴角想带出一个笑意，却只得到僵硬上翘的弧度，那份心底的情绪却无论如何难以抵达眼中，笑得勉强至极！

皮笑肉不笑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

有的人不笑如笑，笑如春风；唇角勾飞，眼达神魂；直把那璀璨颜色添足十分。只是浅浅细微，却也好感顿生。比如牡丹，纵然是繁华极艳，有着可望而不可即的雍容奢丽，只那一抹笑意就能平添亲近。

而有的人并不爱笑，平时往来独行总是孤清。但偶开笑颜，那抹明艳就有如春风化雪，自嘴角绽，自眼中融。比如云梅，容貌有如那最净的霜绡，素净而冷。但她若笑时，霎时便让人有种





愿意投溺眼波里，甘为佳人醉的迷离。

除此之外还有翠竹、雪莲、百合、丁香、海棠，无不各有各的笑容各有各的美。

只有我，如何也学不会！

我有些沮丧，学习功法都能日臻高妙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系法术皆难不倒我，为何单这一样却总也学不会皮毛？

或者真如姑姑所言，我与她才是一样，所以她才会选我当继承人。姑姑说，不会笑也没有关系，笑得虚假或者勉强更没什么。我们并不需要笑容来传递情意，只需用力量让人臣服就足够。

强大的法力和意志，只要拥有这些，其他根本不值一提。

我收起了古怪僵硬的笑容，看着镜中那个一脸霜凝静默的自己，身上是华丽的锦衣，层层叠叠地翻如荷叶。细软的柔缎，精美的刺绣，那是怒放的芍药。

芍药，我因其得骨，因其得魂，练就仙法成就人身。芍药是我的根，是我的名字。

每日一练的笑容再度以失败而告终，我弹了弹面前的铜镜，拿着名册本站起身来走出芍药居。

每日前往道场点名是姑姑赋予我的职责之一，然后等姑姑驾临，接着就是修行。一天又一天，日子有如指尖沙，留不住却也无尽。

出了芍药居，眼前是长长的拱形环廊，身处的这座环拱巨殿是包括我在内所有姐妹的居所。巨殿前面有广阔的道场和一

汪大潭，潭水光华叠耀，四周围着一片密竹林，更远之外有雾渺重崖，有滔滔之海，有通天尖塔，有更多奇域妙地。这个美丽的地方，叫做万花林。

从我有记忆起，便在这里生活，在姑姑的教导之下，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我们的终生事业——修炼。

修炼究竟为了什么，也没人说得清楚。姑姑的答案十分的模糊，说要守护万花林不被外人打扰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要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。

我也不曾见过什么外人，不知被外人打扰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。不过姑姑一向不耐烦给我们解惑，就如同她从不提及她的来历以及名字一样。

姑姑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，不但貌美，还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实力。她手里的法杖，是一件极其凶悍的武器，用它形成的焕日神通，就好比天上的艳阳陨落下来，足以灼烧整座万花林。

想象不出，还有哪种力量，会比姑姑的焕日神通更为强大。

对于姑姑，我们敬畏服从到近乎讨好。在强大的力量面前，我们先矮了一大截。在拥有这份力量的姑姑面前，我们只有臣服。

姑姑也是爱笑的，不过她的笑容就跟我一样，或者是我跟她一样；不管如何调动五官，不管看起来笑得有多美艳，那眼中的霜封总是解不开的，一丝一毫的情感也别想抵达眼底。

修炼虽然是一项枯燥的工作，但的确是一桩足可以打发时间的事情。同时也会带来另一样好处，那就是长生不老，令我们





的容颜和万花林的风景一样，总是不会改变。

万花林委实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，只是景色再浓艳，也抵不过时光磨尽新鲜，日日相看便成千篇一律的淡。

好比这里的桃花，永远绽放得繁密娇艳。就算有落红缤纷，枝头也会马上绽放新鲜的花朵续上。于是桃花坞一带总是纷扬如雪，但枝间不曾有秃萎的一日，花瓣不断地填满空缺，持久地鲜艳。

我们在这无变化的景观里，以修炼保持着我们的容颜身段。

万花林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，万花林之外的人是否和我们一样不断修炼？我们很好奇，但姑姑是不会回答这类问题的。

姑姑说，好奇只是心里生出的无关紧要的情绪，好奇心越强对修炼也就越无好处。她绝不肯给我任何好奇的机会，而我的好奇，也因与姑姑相处得越久，受她的教诲越深，越加地被消磨殆尽。

修炼是为了守护万花林，而守护这里是代代相传的责任。你不需要问它理由，也不用知道原因，照做就足够了。

这样的生活是从何时开始，我已经记不清。而它会持续到何时结束，自然也并不知道。日复一日，无所谓喜欢与否，只是成了习惯。

正殿高阶之下的道场，各种香气弥漫交织，我可以轻易地从中辨析各种的不同。那是元香，从丹元香炉里徐徐盈起来的姐妹们的气息。她们每个人手都捧了一个，三三两两鱼贯而入。

我飞快地睨了一眼众人，这林中的景象是终年不变，唯一

有变化的，便是各人的神态。或笑或嗔，或喜或怒。比起姑姑与我来说，她们更具生命的鲜活。因她们有着更丰富的表情，而观察这形形色色，也无疑渐成了我的习惯。

云梅今天有些恍惚，脸孔虽如往日一般绷紧清冷，但却没了往日的从容淡然。也许她最近有了烦心事。我对烦心事的体验着实不多，在我看来，最烦的不过是修炼过程中的重重障碍与挫折。

与我同时期练成的这七个姐妹，功法各有不同，云梅主修土系仙术，沙暴或者尘幕掩眼都是她的看家本领。这类仙术最忌心驰神荡，不然气力不均，无法达到随心所欲的效果。

练功我很有心得，这个也不是急于一时。其实我倒是挺愿意与她切磋一番的，不过我也有自知之明。

自打姑姑宣布了我为继承人之后，她们跟我是越来越疏远了。

特别是云梅，最近她压根不愿意看我。每每视线相对，她总是很快地错开，眉头就此微蹙，那是格外的戒备和不耐烦的体现。

虽然我自己表情寡淡，不过长久地观察他人，也算是积累了小小的经验。我在她注意到之前就先移开了视线，不想让她的负面情绪扩大开来。我们终究是万花林的同胞，注定要在一起相守。

岁月漫长无休，有人相伴总比孤单寂寞来得好。

我心不在焉地看着名册，尽管里面的内容早就烂熟于胸。睨到人来得已经差不多，我便清了清嗓子，开始每日的照





常点名。

空气里混合了各异的元香，这里的日子太过千篇一律，加上我逐渐成为不受欢迎的对象，百无聊赖之下打发时间的最好手段就是修炼了。

反正要以修炼为终生职业，我本着干一行就要爱一行的精神，每日修炼都是全情投入火力全开，由此而令我在功力的增长之上远胜他人。

如今不断有新修成的姐妹加入，我也在修炼功法的同时，与时俱进地不断锤炼我的记忆力和分辨力。迟到早退者，皆无法瞒过我的眼耳神意。

得到姑姑赞赏的同时，我自然也得到姐妹们赋予的“鹰犬”美誉。

牡丹今天迟到了，我没有探到她的元香气息。像她们这种行为我已经在尽量包容，但有时仍会被姑姑发现，这是环境造成的而并非是我告密的后果。

但误会这东西就是这样，解释不清怨气通常越积越深。仿佛我自任了继承人，自开始管理姐妹，也自然而然地要进一步承担告密者的工作。若不这样，便是对不起继承人这一称号一般。

在万花林这种地方，大家交流来去得到的结论难以逆转，从而形成一种既定的循环，举凡姑姑给我的赞赏越多，我就理所当然地被她们孤立得越彻底。

我略抬了眼，睨到翠竹在东张西望，神情有些不安。牡丹

平时对我还算是客气的了，不过如果今天她迟到也让姑姑发现的话，估计以后再见我也是其她姐妹那种表情，蹙眉瞥眼和不耐烦。

我尽量把每个人的名字拉缓，尽量让间隔的时间增长，还把牡丹的名字放在最后。等到除了“牡丹”二字再无可念的时候，我的佯作不知也到了尽头。

管束姐妹实在是件麻烦的事，受姑姑的青睐委任，我理当尽责。只是尽责姐妹们便少不了要挨罚，她们挨罚却为我换不到什么好处，既不能增长我的功力亦不能令我心舒体泰。但若太不尽责，责罚必然就要落在我的头上。

我既不愿意让她们受罚，也不想自己挨罚。如此一来，也着实让我苦恼。

我沉默地看到牡丹匆匆走回到队列中——居然晚了这么久！

牡丹的脸上还有未褪尽的慌张，让她的面色带出一丝不正常的嫣红。她的气息仍是混浊不定，便是裙裾上沾了花草屑犹是顾不得清理。

我一步步向她走去，想尽量显得温和，但众人脸上戒备的表情令我挫败。她们是阳光朝露下的花朵，此时我却像是欲侵来摧败她们的霜风。

直视着牡丹的眼睛，我不着痕迹地将她裙褶间的草屑拂去，轻声问她：“你去哪儿了？”总该让我知道你的去向吧，不然一会儿我要怎么应付姑姑？

牡丹却低下了头，躲避我的目光，答非所问，“我自然懂得





规矩，你罚我便是。”

我看着她说：“至少给我一个理由。”

她微微咬了唇不肯开口。我明白她的意思：不能告诉我原因，却也不想随便编造理由。

牡丹的诚实与她的美貌一样，她是花中之魁自有绝代芳华，她的瞬移之术堪称精绝妙法。她也同样坦诚而真实，从来都是光明磊落。

牡丹今天的表现实在反常。

我有点头痛，刚打算再问她一次，突然嗅到了陌生的味道。那是从不在万花林中出现过的气息，我抬头循息而看，立在我面前的一众姐妹纷纷回头，又惊叫着纷纷散开。

眼前霎时一片开阔，我吃了一惊，居然有一个陌生的男人自林口向着这里走来！

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万花林不被外人打扰，因此皆需以修炼为终生事业。在我一向的假想之中，那些“外人”必然力量超绝凶悍无比。不过我的想象力极端匮乏，穷凶之恶的形象塑造来去最后竟与姑姑重叠化一，实在是罪过。

自那以后，我便不曾再假想这些无意义的东西，只管尽心修炼以防有朝一日“外人”来袭！

但此时这“外人”来得虽然突兀，却与我的假想敌大相径庭。我眼神草草掠过，发现他着实与“凶悍”二字沾不上边，更谈不上什么力量超绝。

事实上，不但不超绝还十分孱弱，他的呼吸都是微微紊乱的，脚步也是虚浮无力，实在让人激不起战意。

但我一向是个敬业勤修的人，加之姑姑长年灌输的“外人威胁论”已经深植骨髓，所以我还不及进一步细细打量，手指就已经微曲，本能地就拈了个诀在手里。

冷不防身边的牡丹竟冲了过来，伸手便掣向我的腕。我愕然间看到她眼中的慌乱，还有一丝愤然。

我脑子里霎时一闪：他们是认识的么？她方才迟到，原是因这外来的陌生人？

牡丹什么时候藏了这么个外人在这里？她的胆子可真大啊，道场这种地方，居然还敢藏人？

我的手不由得松开了，此时才细看那个渐行渐近的少年。

一身青灰色的长袍，身形修长且有些清瘦，生了一张俊秀的脸。他的神情却是有些局促不安，所以唇角是紧绷的。

他的目光在众人中找寻，倏然与我撞个正着。我对此经验不足，目光未能躲闪开来，但触到他眼睛的一瞬间，却不由自主地被那双漆黑的瞳吸引住了。

湛清如晴空，有些紧张却很坦荡。漆黑的眼珠蕴了华光，只这样静静地看人仿佛也能透达心底。明明他是个陌生人，明明我心底深处十足戒备，但这双眼睛有种无形的力量，冲破了“外人威胁论”的防线，仿佛是无形的手，抓住了我心底深处某一点，在微微地颤动！

这感觉莫名其妙，连我自己都有点不能适应。

他这种贸然现身的方式让我很惊愕，牡丹冲来扼我的腕更让我惊愕，而目光相对时产生的怪异情绪，比前两者更令我惊愕了三分。





但我一向缺乏表情，纵然心里脑中一阵翻腾，但想必脸上还是那种连我自己都讨厌的漠然。

我有点仓促地移开了目光，转向了牡丹。她正怔怔地看着他，那是一种不可言述的奇怪表情，有惊诧有慌乱，甚至有些迷离和焦灼。

我一向善于分辨表情的细小不同，因我自己做不出，所以才格外关注试图学习。但此时，我竟无法一一细细分辨得清楚，只觉那一眼之处包罗万象，有些我明白，有些犹陌生。

不过，倏然间我竟想到了云梅那恍惚之色，与此时的牡丹很相似。

那少年人向着牡丹施礼，“刚才太过匆忙，竟忘记报上姓名。我姓朱……”明明是跟牡丹在说话，但我却总觉得那双眼睛在寻我的端倪，或者是我跟牡丹看似亲昵手拉手地站得很近，以至于让我产生了错觉。

不及我多想，我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熟悉而凌厉的气息。姑姑来了！

第二章

牡丹脸上带出焦惶迫惧之色，看看他复又看看我，竟添了一丝绝望的悲戚。

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：帮她，姑姑何等敏锐又怎么会察觉不出异样的气息？若让她发现，连我也难逃重惩。但不帮她，以姑姑的手段，这个少年人今天怕要死于非命。

牡丹何曾向我这般乞怜般地凝望？这样的眼神扎到我心里的某个地方。那一点又酸又痛地散开，脑子仍在左右为难地天人交战，身体却已经有了自主意识。我倾身过去，一把揪住那个自称姓朱的少年人。

牡丹以为我要抓他交给姑姑，掌风挟厉便向着我劈来！

她竟然为了个“外人”不顾一切地与我当众动手。我无暇细品个中滋味，身子微微一闪便从容避开她的掌风。论起近身攻





战，牡丹并不算太擅长。

我避开她的同时，亦单手揪着那少年人的胸襟，顺手操他一把，就势一脚将他踹向牡丹的裙底。

那人也着实文弱不堪得很，身子踉跄着便向着牡丹滚过去，姿势是说不出的滑稽。

牡丹有些发怔，但随之会意，忙着掀开层层叠叠的拖袂将他掩了个严严实实，复抬眼看我时，她的表情多了一丝感激的意味。

我睨一眼周遭姐妹，见她们的神情都有些错愕诧异，只是姑姑的气息已经越加贴近，再也无时间让我细细感受这些表情都带了什么含义在当中。

姑姑纵然极度敏锐，但这个少年人显然没什么法力，气息微弱。不然，我们一众姐妹也不可能由着他接近到了这个地步才发觉。

牡丹以元香来护，应该可以混过去。若这般再混不过去，也只能怪他命薄了。

姑姑一向讨厌“外人”，将他们说成洪水猛兽一般，仿佛“外人”入侵，就会给万花林带来灭顶之灾。而实际上，她最为讨厌的，其实是特定的一群。确切来说，是特指男人。而这个“外人”，恰具备了姑姑厌烦的所有条件，一旦被发觉，下场一定很凄惨！

姑姑一向在万花林说一不二，她厌憎什么，我们就必须跟她一样也厌憎了去。

好比以前竹林小筑里有间很大的书楼，那里有许多藏卷书籍。明明最初是姑姑教我们如何学习识字念书，让我们阅读并